

寫本與版刻之俗字比較研究

蔡忠霖

醒吾技術學院副教授

摘要

俗字之研究以往只個別侷限在字書、字樣書，或者是碑帖、刊刻書籍之中，這些資料當然是俗字研究的對象之一。但是，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漢字的記錄早有多種載體，例如：刻在龜甲、獸骨上（甲骨文）；鑄在金屬上（金文）；寫在簡帛上（竹簡、帛書）以及以刀刻在石材上（碑刻）等，每一種載體都有其獨特之處，對漢字的結體構形也都造成程度深淺不一的影響。尤其內含在其中的俗字別體，或多或少會因著載體的不同而在表現上有所差異，因此，基於載體之間的關聯、特色、差別等前提來進行俗字的分析研究，有助於各時代文字使用概況的全面瞭解，在俗字研究的範疇中，這是需要特別著力去進行的方向。

本文透過俗字的採錄及同時代或不同時代的俗字比對，除整理出寫本與版刻各自之俗字書寫現象及脈絡之外，亦比對出兩者之間的同異性。另透過寫本與雕版用字的實際採錄與比較，結合先前寫本與碑刻俗字比較的研究成果，得以為俗字的研究作更有系統、更為全面的理論建立，亦可為尚待開發的俗字研究領域添加一些參考的材料。

關鍵字：俗字、寫本、刻本

一、前言

文字為表達的工具之一，既成爲一種工具，自然有其力求簡便的特殊要求，而俗字就在這樣的前提下自然生成。縱觀古今，俗字代代不輟的與正字並行，雖然早在北齊時顏之推就曾肯定過其價值，但其所表現出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及其在歷代文字規範下乃能廣泛被使用的通行性，歷來並未引起太大的重視。民國以後，隨著諸多學者的投入，俗字的研究才漸漸開展。不過，相較於其他文字學範疇，如《說文解字》、古文字、六書等研究，俗字領域整體上仍顯得薄弱，尚有許多的發展空間。

而俗字的研究，由於其諸多的特性，如相對於正字、約定俗成、趨於簡便、時地性、隨意性等，不但對俗字之定義¹難以周全，範疇不易拿捏，在各項學理的建構上也尚待努力。但即使有著這些困難待克服，俗字的研究仍有著迫切的必要性。因爲俗字的流行是不分古今、沒有階層的，它存在於古代各種文書之中，也同樣保存於今日人們的手頭之上。若是不對之加以整理研究，除了成爲一種閱讀障礙之外，更甚者會造成學術研究的偏差。因此，如何對俗字作更系統而深入的整理分析，實是當前重要的課題。

俗字之研究以往只個別侷限在字書、字樣書，或者是碑帖、刊刻書籍之中，這些資料當然是俗字研究的對象之一。但是，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漢字的記錄早有多種載體，例如：刻在龜甲、獸骨上（甲骨文）；鑄在金屬上（金文）；寫在簡帛上（竹簡、帛書）以及以刀刻在石材上（碑刻）等，每一種載體都有其獨特之處，對漢字的結體構形也都造成程度深淺不一的影響。尤其內含在其中的俗字別體，或多或少會因著載體的不同而在表現上有所差異，因此，基於載體之間的關聯、特色、差別等前提來進行俗字的分析研究，有助於各時代文字使用概況的全面瞭解，在俗字研究的範疇中，這是需要特別著力去進行的方向。

而在諸種載體當中，研究各時代之俗字的使用情形，寫本被認爲是最爲直接的第一手資料。但文字之運用並不僅僅侷限在寫本之中，常見的載體如版刻之中亦處處可見俗字，如宋·孫奕《履齋示兒編》卷廿二即云：

近時以來，用字之的，當以監本省韻及《廣韻》、《玉篇》、《集韻》為正，韻非不正也，其如鋸木匠士何，皆不可考訂。況《廣韻》雖分明注為俗字，而《集韻》所載，則真俗相亂耳，學者可不審諸。²

可知即使到了版刻盛行的宋代，俗字依舊爲人們所襲用。由於載體的不同其俗字的表現也各有其特色，有深入研究與釐清之必要。爲此，本文擬以寫本與版刻爲材料，來進行俗字的採錄與比對，針對兩種載體上俗字的展現進行探索。

¹ 有關俗字之定義，參見拙著《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天津出版社，2002.5）第三章。

² 知不足齋叢書本（興中出版社，1964），頁 6728。

筆者曾在去年整理發表了〈寫本與碑刻俗字之比較〉一文³，以唐代寫本與碑刻為材料，統計分析了兩種載體上用字的差異、俗字的展現，並探討了寫本與碑刻中俗字使用的差異之因。為進一步對其它載體來作分析比較，今以寫本與版刻資料為對象，來對寫本與版刻中的用字進行探討，藉著數據的分析，以突顯兩種載體用字的不同點，並探究寫本與版刻中俗字表現相異之因。希望將我國中古時期的社會用字，還原出更為完整的樣貌。

二、取材及範疇

雕版印刷盛行以前，我國文字使用混亂的狀況，以六朝為甚，而隋唐承其緒。但在唐代為統整文字而推行了正字運動，一系列的字樣學著作所起的作用，固然不能予以抹殺，實際上卻並不如想像中來得大。這點從敦煌的唐五代文書中的文字俗訛滿紙可以得到印證。究其原因，乃是當時的文字主要仍賴手寫，文字作為一種表達工具，自然以書寫便利為貴，因此唐代雖然努力倡行文字的統一，實際上仍難以有效廣泛約束存在於社會大眾手頭上的用字。

到了宋代雕版印刷被廣泛的推廣，原來許多文書依賴手寫的方式有了改變，文字的傳播與流通有了另外的一種選擇。楷書的使用在此時被進一步定型，並且由於雕版印刷得以大量印行的特色，大大降低了許多輾轉抄寫時容易產生的弊病，也使得文字的傳播步入了新的紀元。因此，雕版印刷的發達，在漢字的發展史上具有其特殊的代表意義。

唐宋之際為手寫文書進展到版刻盛行的交會點，中國文字在手寫文書及版刻書籍之中有著一定的變化，原來手寫文書中的文字使用較為自由多樣，但到了版刻盛行的宋代由於書籍得以大量複製，於是也使得俗字的使用無形中被相當程度的規範了。兩者在俗字的使用頻率及表現方式上有著一定的區隔。但在另一方面，由於俗字力求簡便的趨勢，兩者又有其承傳性，凡此種種實有進一步探討、釐清之必要。

為此，本文擬以宋代為時間點，輯錄當時寫本與版刻中之俗字，並建立資料表，對宋代的用字作具體的分析與統計。一方面藉著寫本與版刻中俗字的比較，得以對宋代用字樣貌有更深入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欲藉此觀察由唐而宋社會用字的轉變。

在寫本方面，由於是各時代文字使用之原樣，是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但手寫文書礙於保存不易，所以今日所能見到的各時代書跡如鳳毛麟角，寥寥無幾，直到敦煌漢文寫卷的問世後，這樣的缺憾才得到彌補。且敦煌漢文寫卷中涵括極廣，資料極富，以之作為材料對於南北朝至宋初這段時期的文字應用應有更完整的瞭解。因此，在寫本上，本文乃以敦煌文書中的宋代寫本作為材料。此外，在版刻方面則以現存的宋代善本古籍作為採錄對象。

³ 載於〈醒吾學報〉廿七期，頁 57-75。

透過俗字的採錄及同時代或不同時代的俗字比對，除可以整理出寫本與版刻各自之俗字書寫現象及脈絡之外，亦可比對出兩者之間的同異性。另透過寫本與雕版用字的實際採錄與比較，結合先前寫本與碑刻俗字比較的研究成果，得以為俗字的研究作更有系統、更為全面的理論建立，亦可為尚待開發的俗字研究領域添加一些參考的材料。

為使立論有據，現將援用採錄的材料條列如下，以供參考。唯礙於時間、人力的限制，所列諸項材料中之文字並非全數納入，乃在各書籍中平均抽樣輯錄連續的數百字，藉著取樣來作分析與統計。既是取樣就無法涵蓋該書所有俗字，也難免存在著一定誤差，此在進行比較之前，不能不饒舌一提。

(一)、宋代寫本

序號	敦煌卷號	年代	書名
01	S.5646	大宋乾德七年 (969)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摩利支天陀羅尼經》、《佛說齋請法清淨經》
02	S.2073	宋開寶五年 (972)	《廬山遠公話》
03	P.4071	宋開寶七年 (974)	《星占》
04	S.5562	宋太平興國五年 (980)	《禮懺》
05	P.3912	宋太平興國七年 (982)	《佛說摩利支天陀羅尼咒經》
06	S.4601	宋雍熙二年 (985)	《賢劫千佛名經》
07	上博附 01	宋淳化五年 (994)	《佛說金剛香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卷上》
08	上博附 09	宋皇祐元年 (1049)	《胎胞經》
09	上博附 10	宋熙寧元年 (106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10	上博附 04	宋大觀三年 (1109)	《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救王經卷五》

(二)、宋代版刻

序號	書名	撰者	刊本	備註
01	《大唐西域記》	唐·釋玄奘記	宋刊本	存卷九

		辯機編	南宋刊思溪藏經本	
02	《心經》	宋·真德秀撰	宋淳祐二年趙時棣 大庾縣齋刊本	一卷一冊
03	《東坡先生奏議》	宋·蘇軾撰	宋乾道淳熙間刊本	十五卷四冊
04	《近思後錄》	宋不著撰人	南宋末年建安曾氏 刊本	十四卷四冊
05	《唐書直筆新例》	宋·呂夏卿撰	影鈔宋刊本	四卷一冊
06	《國朝諸臣奏議》	宋·趙汝愚編	宋淳祐庚戌(十年) 福州路提舉史季溫 刊本	存三十三卷 十一冊
07	《國語解敘》	吳·韋昭注	影鈔未明道二年刊 本	存八卷二冊
08	《晦庵先生朱文公 語錄》	宋·李道傳編	宋嘉定乙亥(八年) 池州刊本	存七卷六冊
09	《童蒙訓》	宋·呂本中撰	宋紹定己丑(二年) 壽州郡守李重刊本	三卷二冊
10	《慈溪黃氏日抄分 類》	宋·黃震撰	南宋末年刊本	存五卷二冊

三、文字的抄寫與印刷

我國古代文字的傳播，主要不外乎刻與寫兩種方式。在雕版印刷術出現以前，人們將文字抄寫在簡帛及紙中，或者將文字鑄刻在甲骨及石材上。這兩種方式在文字的傳播上，都有其當然的限制，以抄寫而言，需要以毛筆一筆一劃來慢慢書寫，頗為耗時。而鑄刻，除了更為費時外，在攜帶、移動上，均有所不便。因此，為克服以上兩種文字傳播上的障礙，印刷術應運而生。

在雕版印刷術問世之前，漢字字形標準的建立，主要透過字書編纂及石經的頒定，不過字書的流傳在當時靠得是手抄，易因抄寫者的個人知識、階級、用途……等方面的不同，而與原本出現差異。石經的頒定，由於局限於單一地點，在時空的因素的限制下，對漢字所起的規範作用也極為有限。

印刷術的產生，一般認為是起於唐代，盛於宋朝。印刷術的廣泛使用，直接衝擊了社會上的文字傳播方式，漢字作品的傳播更快更廣，也更為普及。從抄寫到印刷，不但文字流通的方式改變，對於文字的標準化也起著絕對的作用。其間用字習慣與方式的轉變，更關係到後代文字的字體與結構。為明其故，以下試從「抄寫」與「印刷」的文字特色來作進一步的解析。

(一)、揮灑自如的書寫體

漢字應該是世界各國文字中，唯一兼具表情達意及藝術欣賞雙重作用的文字。透過毛筆的書寫，其筆劃、結構的造形，表露出個人獨特的情境與風格，這樣的一門藝術，我們習慣稱之為「書法」。正因為有著書法藝術的講究，古今漢字的書寫，始終受到了其追求藝術美的影響，使得許多文字的構形或多或少被作了改變，也因此，許多俗字異體隨之而生。梁·庾元威《論書》即云：

晚途別法，貪省愛異，濃頭纖尾，斷腰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勻，變前為草，咸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有訛謬，星不從生，籍不從未。許慎門徒，居然嗚噓，衛恒子弟，寧不傷嗟，註誤眾家，豈宜改習。⁴

所謂的「貪省愛異」，因而「日有訛謬」，其中有很大的部分便是因為書法的藝術性所造成的。⁵

在雕版印刷盛行以前，社會上的文字流通主要仍賴手寫，而在講究書寫法度之餘，個人風格亦往往彰顯在字裏行間。如同晉·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所說的：

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

⁶

可見書法之所以成為一門藝術，並非僅循法度而已。以唐代而論，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等都是當代著名書家，他們的書風自成一格，也都成為當代及後世競相仿效的對象。但書法雖然從模仿起手，但最終目的畢竟不是要學得像，而是要具有個人風格與特色。因此，就手書文字而言，可說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書寫特色，甚至嚴格說來，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書寫相同的文字，也不見得字字一樣，這就是書法藝術的創造性。

既然如此，那麼人們在寫或抄時，個別的文字呈現就存在著許多的歧異。從另一角度而言，應該說存在於人們手頭的書寫體有著很大的自由度，即使是謄錄書籍資料，亦往往因著抄寫者的書寫習慣、知識程度、書法修養等因素，其所書資料與原作品或多或少有著一定的出入。當然，若是一些原創的、非謄錄的作品，由於全憑作者的文字、書法素養決定，書寫者個人風格與特色可能就更加被突顯。也因此，由古至今文字的書寫傳播、書籍資料的傳抄，呈現出的用字樣貌最為複雜多樣。

(二)、嚴謹端莊的刻書體

前文提及唐代被許多人視為是雕版印刷的產生時代，根據今可得見之漢文印刷實物來說，最早的應該是一九〇六年新疆吐魯番發現的《妙法蓮華經》卷五，

⁴ 見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上海書畫出版社，1986.8），頁45。

⁵ 詳參拙著〈從書法角度看俗字的生成〉，《敦煌學》廿四輯，2003.5，頁161-176。

⁶ 見《歷代書法論文選》（華正書局，1997），頁25。

據學者考證為武周時期（西元六九〇—七〇五年）作品。其他如敦煌所存的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唐僖宗乾符四年（西元八七七年）《丁酉年具注曆日》等，均屬唐代作品。據實物以觀，唐代印刷品數量極少，又無隋以前的印刷品被發現，因而視唐代為印刷術的開端，應屬實事求是的看法才對。

到了宋代，雕版印刷術逐漸成熟、普及，使得大量書籍被翻刻，《宋史》卷四百三十一〈邢昺傳〉載：

景德二年，上言：「亡兄素嘗舉進士，願霑贈典。」特贈大理評事。是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⁷

從宋太祖建國（西元 960 年）到真宗景德二年（西元 1005 年），不過四十五年，宋朝書版的數量從四千暴增到十幾萬，可以概見雕版印刷對於當代文字傳播產生多大的影響。

整體來看，不論是中央的國子監、地方的官刻本，或是民間的坊刻、私刻本，在過程上都頗為講究，通常從底本的選擇，到聘用知名書家寫版，接著作文字校勘，及最後的印板雕刻，都有著精密與嚴格的分工。這樣的情形，一來意味著印刷業的繁盛，二來也象徵著宋代的文字規範性的提高。許多書籍，如宋初時的《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冊府元龜》等類書，經由官方印行頒定，其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性就極為廣泛。再加上坊刻、私刻本的開放，六朝以來的文字混亂情形，終於在宋代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單就寫版而言，在宋代逐漸成爲一種專門職業，雇用專業書家來進行寫版的工作，已成爲當時的必要措施。大致而言，這些專業書家，在宋代寫版時多以唐朝顏真卿、歐陽詢、柳公權等的書法風格爲範本，顏體在筆劃上較爲厚重，文字看來橫輕豎重，豐腴寬大；歐體則筆劃均稱、字體端莊、字形瘦長；柳體兼容顏、歐兩家之長而偏於顏體，但較顏體筆劃稍細、字形稍長。整體特色蒼勁有力，秀雅生動。

因此，審視宋版書籍，其實是逐漸朝著強調「橫細直粗」、「橫輕豎重」的刻版專用字體演變。這和存在於人們手頭上的書寫體一定的差異。約略而言，刻書體比例適中，筆畫粗細合理，有較好的閱讀性。書寫體則個人風格較強，藝術性濃厚，在閱讀性上來說，則較爲遜色。羅樹寶在其《中國古代印刷史》一書中提及：

就書法藝術來說，它有自己的章法，疏密的處理、字面大小更爲自由些；而印刷姿態不但要受版面規格的約束，也要考慮印刷效果和閱讀效果，宋

⁷ 元·脫脫《宋史》卷四百三十一，中華書局，1985，頁 12798。

代的刻版者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有意識地在印刷字體的筆粗細、疏密，行內字隙、行格與字面大小，字與字之間的組合等方面，都達到了珠聯璧合的完美效果。⁸

詳細的分析了印刷字體的特色。簡而言之，就文字的表現上來講，印刷字體所要配合與講究的重點的確較為繁雜，對於文字的結體、形貌有著一定的影響。

四、寫本與版刻文獻之俗字比較

本文之作延續先前〈寫本與碑刻之俗字比較研究〉一文的作法，以教育部頒 4808 個常用字作為字頭，對宋代寫本與版刻各自以 Excel 建立資料表（如下圖所示），針對宋代寫本與版刻進行俗字採錄，並註明諸俗字之來源出處⁹，及其出現次數。以便明確統計其頻率及現象。

編號	字頭	116	次數	217	次數	318	次數	419	次數	510	次數	總數
一部												
100001	一											48
100002	丁											
100003	七											2
100004	三											20
100005	下											51
101294	非											
101295	御	御	5	1								1
101296	復	復	4	1								8
101297	備											3
101298	復											1
101299	微											
101300	微	微	2	8								8
101301	微											
101302	德	德	4	4								23

由於以採樣方式進行研究，文中乃以宋代寫本與版刻各約 10 種資料作為底本，各採錄約八千字，原則上在各種資料上抽樣輯錄相當的字數（每種資料約八百個字），以平均展現其使用現象。採錄時除俗字、異寫之外，亦將所有出現文字納入統計，藉以具體比較出在宋代寫本與版刻上用字的實際態勢。

根據資料統計所得，以下將其所呈現之現象略作分析：

（一）、字形的比對

此處所謂字形比對，意不在比對寫本與版刻兩種載體上俗寫的不同。因為透過採樣，並無法盡括兩種載體上的所有俗字，事實上，在千百年後的今日，針對現存文獻來觀察，亦不可能掌握當時的所有俗字。因此，若是著重在兩者字形寫

⁸ 羅樹寶：《中國古代印刷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3），頁 163。

⁹ 資料表中俗字右下方的小字斜體數字，為本文援用之文獻的序號。

法不同的比較，在意義上來說並不大。

有鑑於此，此處將字形比對鎖定在以下幾個方面：

1. 通行度

在採樣的兩種載體，輯錄的一萬多字中，本文調查了兩種載體上俗字之通行度，其中寫本中在宋代通行度較高¹⁰的常用俗字由高而低依次為：

若(若)、佛(佛)、无(無)、菩(菩)、來(來)、生(生)、等(等)、切(切)
 為(為)、與(與)、眾(眾)、此(此)、分(分)、宮(宮)、薩(薩)、觀(觀)
 善(善)、於(於)、衆(眾)、寶(寶)、照(照)、觀(觀)、尊(尊)、羅(羅)
 切(切)、支(支)、次(次)、舍(舍)、遠(遠)、須(須)、剛(剛)、後(後)
 於(於)、皆(皆)、多(多)、度(度)、日(日)、母(母)、花(花)、藏(藏)
 蜜(蜜)、星(星)、淨(淨)、淨(淨)、滅(滅)、空(空)、薩(薩)、護(護)
 處(處)、兒(兒)、告(告)、從(從)、德(德)、念(念)、惠(惠)、我(我)
 所(所)、教(教)、禮(禮)、經(經)、苦(苦)

等六十一字。其中「切」、「淨」、「眾」、「薩」、「於」等字有兩種俗寫，都為當時人們所習用。

而在版刻之中，宋代通行度較高的俗字由高而低依次為：

為(為)、寶(寶)、事(事)、已(已)、既(既)、若(若)、將(將)、雖(雖)
 高(高)、享(享)、今(今)、會(會)、歲(歲)、紀(紀)

等十四個。

從以上數據可以約略看出，在常用字中，寫本中俗寫使用較為頻繁，且俗字出現機率也較高。其中如「若」、「為」兩字之俗寫，在兩種載體中通行度較高的寫法也各自不同，可作為寫本與版刻中俗字表現差異的一個參考點。

2. 穩定度

此外，在所有取樣的文字中，經過統計，寫本中使用較為穩定（指採樣文字中，該字只出現一種俗寫，且此俗寫佔該字出現總次數 1/3 以上者¹¹），也就是民眾普遍接受度高的俗字為：

世(世)、乎(乎)、事(事)、今(今)、伏(伏)、佛(佛)、但(但)、像(像)
 內(內)、分(分)、切(切)、取(取)、受(受)、告(告)、咒(咒)、嚴(嚴)
 因(因)、報(報)、壇(壇)、外(外)、宮(宮)、寶(寶)、州(州)、盧(盧)
 念(念)、佈(佈)、悔(悔)、戒(戒)、支(支)、教(教)、日(日)、本(本)
 次(次)、此(此)、母(母)、況(況)、流(流)、潔(潔)、爾(爾)
 物(物)、男(男)、異(異)、祿(祿)、禮(禮)、萬(萬)、種(種)、空(空)
 舍(舍)、花(花)、菩(菩)、藏(藏)、西(西)、觸(觸)、豈(豈)、財(財)

¹⁰ 此處將出現總次數在 10 以上者列出，意在比對出使用度高之俗字。

¹¹ 為降低誤差，將出現總次數在 5 以下之字淘汰。

過(過)、陔(陀)、際(際)、雙(雙)、養(養)、黑(黑)

等六十一個俗寫。

而在版刻之中，使用較為穩定的俗字則為：

世(世)、事(事)、享(享)、今(今)、伊(伊)、傳(傳)、內(內)、北(北)
危(危)、呂(呂)、唐(唐)、尊(尊)、巳(巳)、席(席)、序(序)、形(形)
微(微)、既(既)、會(會)、歸(歸)、母(母)、為(為)、皆(皆)、祭(祭)
万(萬)、笑(笑)、節(節)、習(習)、聽(聽)、葉(葉)、虛(虛)、說(說)
象(象)、賓(賓)、過(過)、酬(酬)、采(采)、陔(陀)、雖(雖)、離(離)
須(須)、體(體)、高(高)、鬱(鬱)

等四十四個俗寫。其中「內」、「母」、「萬」諸字在兩種載體上重疊，且寫法一致，正符合其寫法「穩定」的特色。

反過來看，我們統計了寫本中使用較不穩定的俗字，其中出現三個俗寫的字有：

亦、修、勤、厭、壽、學、安、將、度、彌、從、微、性、恆、懺
我、或、既、染、業、樂、深、滅、然、熱、發、皆、第、等、緣
羅、莊、觀、解、誦、說、起、足、釋、隨、須

等四十一字。出現四個俗寫的有：

剛、悉、數、歲、無、生、聲、能、與、虛、蜜、難

等十二字；出現五個以上俗寫的有：

弟、所、於、歸、為、界、經、善、薩、處、願

等十一字。

版刻中使用較不穩定的字，出現三個俗寫的只有：

嘗、處、謹

等三個字，且在本次採錄中未發現版刻中出現三個俗寫以上的用字。

從以上統計看來，由於穩定度高，表示在使用時出現異寫的頻率小，因此寫本與版刻中有許多字都是相合的，如上述「世」、「事」、「今」、「內」、「母」、「萬」、「過」、「陀」等字的俗寫就寫法一致，也可以說俗字求簡求便的特色在不同載體的表現上仍然是相同的。而不穩定的字，表示使用時出現俗寫的機率高，這在寫本與版刻之中出現很大落差，寫本中同一個字不乏出現四個、五個，甚至八個不同的俗寫（如「經」字），但在版刻中同一個字最多只出現三個俗寫，且數量很少，無法與寫本相較。這除了表示版刻中的用字穩定度較高外，版刻在宋朝對於文字的約束性，亦可從此概見。

3.相符度

為明瞭寫本與版刻上俗寫使用的異同，以下針對兩種載體上所使用俗字相符的情形進行統計，得到數據如下：

在寫本之中，採錄所得之字頭共一千一百八十八個字，出現俗寫的約有七百

零四個字，版刻中採錄所得之字頭共一千兩百四十五個字，有三百零七個字出現俗寫。將兩種載體中採錄所得俗字兩相比對，發現同一字頭所收俗字完全一致者，有：

世、事、今、伊、偏、內、剋、北、厄、受、吳、君、唐、奇、宜
 宮、庚、愧、捨、敏、本、次、步、母、每、毫、溫、猶、睹、祿
 禮、萬、竭、納、習、舊、藝、舍、初、觸、通、過、邦、鄉、陀
 陰、雖、高、鬼

等四十九組。

而根據所得，俗字寫法在兩種載體上皆不相同的，則有：

凡、久、侯、傳、兼、切、升、危、卿、厭、囑、增、年、度、形
 御、微、恐、於、族、景、會、望、柔、極、殺、民、沙、流、潛
 爲、留、畢、盤、真、穆、笑、美、羣、脩、莫、菩、菴、蓋、虛
 號、衛、解、講、變、辭、遏、遠、遞、還、錄、難、鼓

等五十八組。

在這個主題的比較中，寫本與版刻中相符或不相符的比率相去不遠。雖然出現俗寫的字頭在寫本有七百零四個字，版刻有三百零七個字，相同與相異寫法的組數不過五十組上下，但一來本文在兩載體上僅採樣一萬五千多字，二來俗字之通行本有其一定的趨勢，即上述的求簡求便。因此，兩者之間互有同異，應能屬可理解的範圍。

此外，細加觀察，寫本與版刻中相符的字組，有許多都是穩定度高的俗字，這意味著俗字的特色及走向，在不同載體上仍有著共通性，並不因為載體的不同，而有截然不同的區隔。

(二)、頻率的比較

上文針對兩種載體上的俗字進行分析比對，得以明瞭兩者在字形的異同概況。以下將對寫本與版刻上俗字使用的頻率進行比較，藉以探討兩者之間的進一步差異。分析如下：

1. 俗字出現頻率

在所有的取樣文字之中，經統計，寫本中所得的個別俗字（含同字異形）有三千一百七十六個，採樣總字數為七千七百二十一個字，俗字出現機率約佔41%，也就是每一百個字中就有四十一個字出現俗寫。

在版刻之中，所得之個別俗字有九百五十八個，採樣總字數為七千七百零一個字。俗字出現機率僅佔約12%，也就是每一百個字之中只有十二個字左右是出現俗寫。

從以上數據來看，寫本中俗寫活躍程度雖然預期中本就高於版刻，但由手頭上的41%到版刻書籍的12%，其間差距達三倍有餘，可以看出在宋代版刻的昌盛，對俗字的流通、使用，有著極大的壓抑作用，對文字的規範而言，亦存在著

相當份量的影響力。

2. 俗字異寫平均數

此外，本文統計了兩種載體中俗字出現異寫的情形。依寫本中採錄所得，出現俗寫的字頭為七百零四個字，實際出現的俗字總數為一千個字。平均每個常出現俗寫的字頭約有 1.42 ($1000 \div 704 = 1.42$) 個俗字異寫。

在版刻之中，出現俗寫的字頭有三百零七個字，實際出現俗字總數為三百五十一個字。平均每個常出現俗寫的字頭約有 1.14 ($351 \div 307 = 1.14$) 個俗字異寫。

兩者相較之下，明顯可見寫本中的俗寫使用較為頻繁，出現的俗字異寫也多於版刻上的文字。雖然乍看之下寫本的指數不過高於版刻 0.28，但這是所有俗字平均的結果，放大來看，在出現俗寫的一千個字中，寫本的異寫數便要多出版刻二百八十個字，數量不可謂小。換句話說，寫本中文字使用的混亂情形實際上要甚於版刻許多。

3. 致俗率最高的用字

最後，在本文中統計了兩種載體中致俗率（指該字在總出現次數中，出現俗寫頻率達 1/2 以上者¹²）較高之字，也就是出現俗寫機率較高之字。其中在寫本裏，致俗率最高的文字有：

凡、乎、乘、事、云、今、伏、佛、但、來、修、像、兒、內、分
切、剛、功、劫、勝、取、吉、告、咒、因、土、報、塵、壽、夜
安、害、宮、宿、富、寶、將、尊、尼、州、年、度、廬、弟、後
從、復、微、德、念、怖、性、怨、恆、恩、悔、悉、惡、惠、惱
愛、慧、懺、我、戒、所、支、教、敬、數、於、既、星、日、本
某、業、樂、次、此、歲、歸、死、母、況、流、海、深、淨、滅
滿、潔、爲、無、照、爾、物、生、界、異、發、皆、盡、眾、祿
壽、禮、萬、私、空、第、等、經、緣、羅、善、聲、能、脫、與
舍、花、苦、若、菩、著、藏、薩、處、虛、蜜、西、觀、解、設
誦、說、護、起、過、遠、邊、釋、陀、除、際、隨、雙、須、願
養、體、黑

等一百五十三字。

版刻之中，致俗率最高的字則爲：

世、事、享、今、伊、傳、內、兩、北、博、危、呂、唐、嘗、將
尊、已、席、往、微、數、既、會、歲、歸、爲、皆、眾、稱、笑
節、紀、善、習、聽、若、葉、蔽、處、記、說、賓、過、遠、酬
采、陀、雖、須、高、鬱

等五十一個字。

¹² 爲降低誤差，在此將總次數在 5 以下之字淘汰。

至於致俗率最低的字，兩種載體上的用字大約都是筆劃結構單純分明，不易混雜，同時易寫易記的文字。

這些字，不管是寫本或版刻，在宋初的用字當中，都屬於人們習用俗字的字頭，對於當時用字的實況來看，實際上都有其特別的指標性意義。

五、寫本與版刻文獻之俗字差異原因試析

據上述資料來看，寫本與版刻上俗字的使用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然則，版刻畢竟還是需要書家以手書寫，不過是再加上鑄刻一道程序，何以會和寫本有著如此的不同呢？以下分爲幾點，略作分析，試著爲其尋繹出合理的解釋：

（一）、單一抄寫與大量複製

雕版印刷術在宋代得到廣泛的發揮，影響所及，人們複製書籍不再倚賴手抄，一個書版可以印製大量的書籍，這些書籍中的文字筆劃與原版分毫不差，無形中大大降低了以往傳抄時產生的錯誤及俗寫的出現。王立軍〈雕版印刷對宋代漢字的影響〉說得好：

一種載體形式對字形影響的大小，取決於該載體形式的流通程度。¹³

寫本與版刻的流通性不可相題並論，彼此對字形的影響亦有所差別，因此兩者自然有著相當的差異。

平實而論，若是只單純複製一本書，站在同樣慎重的立場，採用相近知識水準的書家，那麼寫本與版刻的差異應是極微小的。原因是版刻同樣要經人工寫版，其過程與抄寫無異。若真要找出差別，應該也只在兩個書寫者風格、習慣等方面。但若放大到複製一百本甚至一千本以上的書籍來看，情形便大不相同。在寫本中，原書經不同人抄寫者傳抄一百遍甚至一千遍，其文字異寫的機率將遠遠大於以一個書版印製大量書籍的版刻。

因爲不管印製幾本書，所有書籍始終都與原版如出一轍，若去除掉油墨污損、書版印製過多導致印刷模糊等因素，同一書版所印製的所有書籍幾乎是不存在任何差異的。但寫本則不然，傳抄多遍，其抄寫者的知識水準、書法素養參差，再加上每個人有其獨特的習慣、風格，更進一步而論，即使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寫下的文字也不見得完全相同。在此情形下，其俗字出現頻率及異寫程度自然遠高於版刻。

（二）、市場的考量

其次，版刻既可以大量複製書籍，免除人們重覆抄寫的麻煩，則在製版時不

¹³ 王立軍：〈雕版印刷對宋代漢字的影響〉（河南師範大學學報 29 卷 4 期，2002 年），頁 55。

能不考量市場因素。此處所謂的市場因素，不專指販賣行為，部分的私刻本或許僅為傳播、揚名、功德¹⁴，但既有專門之目的，亦必考量到讀者的接受度，也就是作品要便於視讀、傳播，在此將其總稱為市場因素。

寫本在抄寫時，不論花多少時間，若非出現錯行、錯頁等嚴重錯誤，一般總是寫過即了。但版刻由於要顧慮到讀者的個別差異，迎合市場需要，務求筆劃清晰明瞭，減少連筆等書寫技巧，且為求整齊劃一，在宋代甚至出現專職的寫版者。再者，書版之製作是按照書籍尺寸大小去刻寫的，因此在小小的書版上刻字，當然得講求它的清晰度。羅樹寶《中國古代印刷史》云：

就書法藝術來說，它有自己的章法，疏密的處理，字面的大小更為自由些；而印刷姿態不但要受版面規格的約束，也要考慮印刷效果和閱讀效果。¹⁵

因此，在寫版、刻版時不容出錯，今日得見的許多監本、司本、公使庫本及坊刻、私刻本，大都是用字慎重，屬於上階層知識分子的用字。相較之下，寫本受規範的程度便要較版刻來得低上許多。

此外，雖然寫本中亦可見專業經生、書手的作品，他們的作用雷同於專職寫版者，但一來書籍之傳抄並無法約束抄寫者身份、知識水準、書法素養等因素，其次對於社會大眾的大量需求而言，透過經生、書手等專職抄書人來抄書也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這與版刻從起源的統一管制有著根本的不同。

最後，由於有著市場因素的考量，版刻書籍在刻版印行以前，總是一校再校，務使錯誤降到最低，如宋代出現許多校勘名家，如宋敏求、馬端臨等人即為其中的佼佼者。事實上正由於刻工佳、校勘精，宋版書籍一向被歷代藏書家視為珍貴的善本。在寫本之中，固然也有部分作品（諸如佛經），為求慎重亦經過重重校勘，但這畢竟是少數作品。多數手寫文書，特別是一些日常文書、書籍，僅為流通傳播，或者謄錄副本，並無市場考量，自然嚴謹校勘的必要性就大大減少。如此一來，寫本中的文字混亂現象，也自然而然的要比印刷資料來得嚴重許多，俗字出現頻率也要多得多。

（三）、版式的制約

版刻講求版式，宋代書籍的基本版式是粗線邊框、行格線、版心有中縫、中縫中有魚尾及線條裝飾，及篇名、頁數、刻工等內容。其中，對於文字較有影響的是行格線。在既有的行格線中，要寫字、刻字，又要講究筆劃分明、字體清晰、整齊劃一，其所受到的制約就很大，用字不得不更小心謹慎。

寫本中雖然亦常有墨格，它對文字書寫時雖然也起著一定的整齊作用。但並不像版刻那樣有制約性。因為寫本畢竟是平面的，即使寫本中文字筆劃因著書寫者的書法素養而有所差異，但大體而言，墨格僅提供書寫者對齊文字的參考，對

¹⁴ 亦有部分為紀念祖先而印行先人的作品。

¹⁵ 羅樹寶：《中國古代印刷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3），頁63。

文字筆劃結構影響較小。而版刻中除了寫還要刻，因此其行格線與文字間，甚至文字與文字間、筆劃與筆劃間，便要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才不致使得文字看來擁擠，影響筆劃的呈現。也因此，寫本中的書寫自由度仍是要高於版刻的，當然，文字的筆劃、結構也因為自由度高而受到影響。

就宋朝的版刻書籍而言，前文提及所用書體多仿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等唐代名家，因此字體朝著「橫細直粗」、「橫輕豎重」來發展，而宋版書籍的版式，顯然亦對此項發展有著推波助瀾的功效，因為版式中行格線的影響，宋代版刻限制了漢字橫向發展的空間，逐漸朝著筆劃橫平豎直、字形左右窄上下長、筆劃細長的刻書專用字體演變，也就是朝著直立長方形的形態變化。由於到了後來，它幾乎成爲雕版印刷專用的標準字體，後代仿刻者遂名之爲「宋體字」。

六、結語

俗字爲存在於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手頭字，它與正字雙線並行不悖，並在歷代文字規範下仍得永續流傳。然傳統文字學家向來主要以正字爲對象，研究其形成、演變、結構，乃至於形、音、義……等，對於俗字存在之價值及重要性較爲忽視。導致俗字的研究不但起步極晚，甚至可說是還亟待開發，對於相關理論的建構亦待諸多學者的進一步投入。

本文之作只能算是俗字研究領域中一點粗略的探討，但整理出敦煌漢文寫卷及宋代版刻書籍中俗字之書寫現象，並對之提出部分論述，相信對於一些字書、字樣書、碑帖俗字之研究，應能提供比勘對照的功能，補其不足。至於本文之發現與意義，今略述如下：

(一)、宋代用字之原貌呈現

本文取樣宋初的寫本與版刻書籍各約十種，藉著文字採樣來進行分析研究。由於是以當代第一手材料作爲基本資料，其成果勢必要較以往憑藉後世一再翻刻的字書要來得更爲貼近彼時用字實況。

且採錄所得之俗字，均建立表格收納字形，對於宋初的社會用字有著最簡便實際的認知，在俗字研究上而言，應具有難得的「存真」效果。

(二)、探討不同載體體中俗字之差異性

在同一時代中，文字使用其實是複雜而多層面的，以往的俗字研究或以版刻爲主、或以寫本爲主、或以碑刻爲主，極少跨越不同載體去作比較，對於各種載體間的關係與差別，均未能深究，是爲當前俗字研究不足的範疇之一。

但任何一種載體上的文字，對於當代而言，當然都很重要，亦具有代表性。只是每個時代的人們在使用文字時，其實是跨越各種載體的，並不局限在單一載體上。因此，本文之作，對於寫本與版刻用字的不同，乃至於兩種載體中俗字展

現的差異性，均可在成果中得到答案。

（三）、印證手寫文字之代表性

以往從理論中，我們均可以瞭解寫本由於是當時人們的手寫文字，為文字研究上的第一手材料。但論及它和其載體間的差異時，雖然想當然耳的會將寫本中的文字混亂現象排在版刻、碑刻之前，但總僅能提個大概，缺乏較為有力的數據輔證。

在本文中，藉由實際的字形採樣，與科學的數據統計，詳實的比較了寫本與碑刻間俗字使用的同異，以明確的證據來證明寫本較諸其他載體要更具代表性。同時亦為其與版刻中俗字的差異，尋繹解答。

A compare study of vulgar words for handwritten copy and carving

Tsai Chung Lin

Hsing Wu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ssociate professor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俗字 (characters in popular form?) used to be confined in 字書、字樣書 or on rubbings from a stone inscription or on carved materials. Obviously these are means to study characters in popular form. However, before the art of printing was invented, the record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d many kind of carriers, for example, characters carved on the tortoise-shells and on animal's bones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cast on the metal (the inscription on ancient bronze objects); written on bamboo or silk (bamboo scribe, silk scroll) and carved on the stones with a knife (stone inscription) ,etc. Every kind of carrier has its uniqueness, and to some extent influence the structure of topography for Chinese characters. Due to the variation of carriers, the embedded characters in popular form more or less present differently. Therefore conducting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s in popular form on the carriers' relationships,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would help to understand the use of characters in popular form at different era or time frame. And this method would be a key direction in the study of the character in popular form.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characters in popular form and the comparison across same and different time frame, the text provides a structur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outcome and reasoning as well a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written & carved characters. Also through these collection and comparison process, together with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researches, one could find a more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framework on characters of popular form. Consequently these studies shall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the unexplored territory of the study of words of popular form.

Key Words : vulgar words 、 handwritten 、 carvin